

DON'T

WAKE

ME

PLEASE

在青春这条高速公路上，
我情愿一错再错。
哪怕被罪与罚魔住，
也不要被半路叫醒。

白纸 / 著

请别把我
在路 上 叫 醒

请别把我 在路上叫醒

白 纸 / 著



Don't Wake Me Halfway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请别把我在路上叫醒 / 白纸 著 .—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15.9
ISBN 978-7-5354-8315-7

I. ①请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 208529 号

请别把我在路上叫醒

白纸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责任编辑 | 陈 曦
装帧设计 | 郭 璐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媒体运营 | 银 铃 刘 冲
总 发 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电 话 | 010-58678881
传 真 | 010-58677346
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邮 编 | 100028

出 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地 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邮 编 | 430070
印 刷 | 三河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| 9.875
版 次 | 2015 年 09 月第 1 版
印 次 | 2015 年 09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 | 160 千字
定 价 | 29.80 元
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10-58678881）
（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）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，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，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007	>	序 章 一身清白
017	>	错误一 冲动是魔鬼
053	>	错误二 湖水
091	>	错误三 夜路
139	>	错误四 曾经战友
179	>	错误五 利欲熏心
231	>	错误六 兽
279	>	改 错 速度与激情
303	>	尾 声
309	>	后 记 就瞎扯几句

请别把我 在路上叫醒

白 纸 / 著



Don't Wake Me Halfway

>>> 亲密无间的爱也像疏远的隔阂一样，
会让人猜不透，
而且前者更是神秘莫测，
难以捉摸。

——狄更斯《双城记》

^

写给我的挚友

陈樱见

感谢吴松灏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007	>	序 章 一身清白
017	>	错误一 冲动是魔鬼
053	>	错误二 湖水
091	>	错误三 夜路
139	>	错误四 曾经战友
179	>	错误五 利欲熏心
231	>	错误六 兽
279	>	改 错 速度与激情
303	>	尾 声
309	>	后 记 就瞎扯几句

序 章 >>> 一身清白

一

我的青春由无数错误联结而成。

很多人后来告诉我，每个人的青春都在不断地犯错，只不过有些人错进错出，阴差阳错，撞上了运气，于是走上了人生巅峰；而另外一些人，错上加错，最后不堪重负，跌入深渊。

我并不知道我算以上哪一种。

现在的我虽然生活安逸，但我曾经那些轰轰烈烈的理想都没能实现。

我曾经幻想成为顶级的足球经理，直到我发现我连最基本的经纪概念都没有，更别提复杂而黑暗的转会市场了；我曾经幻想闯入摇滚圈，为此还十分刻苦地练了很长时间民谣吉他，直到我在公共

场合弹唱了一首经典歌曲；我曾经幻想成为咖啡师，但我从来没有真正迈出第一步，只是泛泛地了解了世界各地不同咖啡豆的特点，再读了一本讲咖啡史的书而已，连一台咖啡机都没买。

如今的我并不知道如何定义自己。我应该算是一个自由撰稿人，同时我也为几个网站做足球比赛解说的工作。我的妻子贤惠美丽，我感觉安逸、平静，而且幸福。

可有些东西，埋在我心底的灰——曾经燃烧得如此旺盛，甚至一度接近将我焚烧殆尽——偶尔也会被腥腥的微风吹起一丝，比如路过球场看到那些毫无节奏却饱含冲击力的足球小将，那些我曾经几乎天天都去、以便消磨掉太多时光的地方，还有那所仿佛自宇宙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校门时。

二

刚刚进入三月，北京竟然飘起了雪，纷纷扬扬，倾泻而下，将黑色的风衣几乎打成白色了。

我睡得并不踏实，半梦半醒之间总感觉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，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，便干脆起了个大早，虽然我并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。我草草洗了漱，坐在电脑前，既不按下开机键，也没有翻开堆在桌子上的书，只是不明所以地发呆。

桌子忽然开始震动，频率很快。我正在出神，不免吃了一惊。桌面很滑，嗡嗡作响的手机半悬在桌面边缘，眼看就要掉下去，是我救了它。

“喂？”

“是林开吗？”

我惊呆了。接下来是一段长达二十秒的空空如也，也许电话那一头会感觉尴尬吧——但我完全失去了大脑的机能，直到那一头又一次响起声音。

“要是不是的话……应该是我打错了吧，”歉意很明显，这种轻易便表露在外的情绪和当年如出一辙，“抱歉哦，他应该是换号啦。”

我的大脑就像是弹簧忽然失去了拉力而瞬间弹出一样，大吃一惊，焦急地把椅子往身后一蹬，顾不得失去重心的它无助地向后跌倒而发出巨响，失声喊道：“是我，我是林开！别挂！别！”

这次双方都沉默了。

我内心七上八下，转头看着刚从床上爬起来云里雾里的妻子，又内疚，又焦急，又彷徨，最终还是决定主动打破沉寂：“我没想到是你，所以愣了一会儿。毕竟咱们都快四五年没有联系了。”

那一端像是松了口气：“是我的错，唉，发生了不少事儿，反正后来我俩手机都丢了，再后来吧就只能从 Instagram 上看你们的动态了，这些年还一直挺忙的没时间回来……”

“我还不了解你么。”虽然我知道对方看不见，但我还是总习惯于在通电话的时候做出各种表情。这时我在微笑。我以为对方就在眼前。

妻子从床上爬下来，揉了揉眼睛问：“谁呀？”

我把食指轻轻放在嘴唇上，试图做出一丝抱歉的样子。虽然我知道我不擅长无声交流，但妻子很显然已经与我建立起了足够的默契，她似乎立刻了然对方的身份，微微一笑，轻声说：“我去洗漱了。”

此时我才开始留神对方说了什么。

“……所以，我想这两天能不能见你？”

我没有反应过来，便问了一句刚才说了些什么。

“……我说，我上周下的飞机，时差太大了所以我睡了几乎一周，（我笑着说：“就像当年一样嘛！”）现在终于倒过来了，这两天不知道该干什么，所以问你能不能出来。”

我以为我会很激动，然后跳起来大喊万岁的，但我自己都很惊讶我居然没有这么做。

妻子的影子在大脑里挥之不去。我很爱她，而且我担保，这是爱情。

“我看看日程表吧，这两天正好周末晚上都有比赛，也许下午可以，但我不确定。”

对方显然料到了这个答案，便接口道：“那好，我在国内就是这个号码。你定好了给我打个电话就好。那我挂啦。”

“等一下！”

“咋了？”

“……算了，没事儿。”

“嗯，拜拜！”

三

我放下手机，妻子十分默契地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。

她甩了甩毛巾，斜眼看着我说：“看你一下年轻了好多呢。”

我苦笑，说：“不，我不想——不是，我不太敢去见她。我立刻又想起好些破事儿了，妈的。”

妻子走近，毛巾便甩到我的身上，接触到脖子上，绵软的触感，莫名舒适。她说：“她要是邀请你出去，你就去吧。人家千里迢迢从美国飞回来，不就是想见你们吗？这个面子你总得给吧。”

我并不意外她支持我去，可我依然没有那份本应出现的激动心情。

“好好打扮一下。努力想起你十年前每天是怎么见她的。”

十年前……

我想起来了。

四

我终于又一次见到了她。

这是一次不仅仅漂洋过海，而且还克服了一切联络上的困难的相聚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。她在美国生活得很好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本身她都如鱼得水——她本来就是这样一个能干的女孩——现在已经是女人。

而我在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废寝忘食地研究文学和足球。我为了它们而生，就像她在十年前做的——让我无数次看到希望之光——一样，对我而言，她和它们都是我不可或缺的。

可就算这么说，我也失去她长达五年之久了。

她依然戴着那种略显夸张的眼镜，一如她年轻的时候。我的思绪开始在空中乱飞，似乎想要抓住一根稻草，或者按下某一个按钮——将我们拉回那个看起来轰轰烈烈，其实比水还要平淡的时光；将我们拉回那无数个周一的下午趴在同一张课桌上默默地玩儿笔，却丝毫不觉得尴尬的岁月。

我想我并不应该在她的面前表现出丝毫的悲伤。因为她很讨厌这一点。她曾经无数次说我矫情。于是我换上愉快的微笑——年龄的增长已经让我学会如何巧妙地掩饰自己的真实情绪——加快步